

鵲冠子

目录

卷上	
博选第一	01
着希第二	02
夜行第三	03
天则第四	04
环流第五	07
道端第六	09
近迭第七	11
卷中	
度万第八	13
王鈇第九	16
泰鸿第十	21
泰录第十一	23
卷下	
世兵第十二	25
备知第十三	26
兵政第十四	30
学问第十五	31
世贤第十六	32
天权第十七	34
能天第十八	37
武灵王第十九	39

卷上

博选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权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隶。所谓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谓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谓人者，恶死乐生者也，所谓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则伯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麾而使，则厮役者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徒处。故德万人者谓之隼，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德音者，所谓声也，未闻音出而响过其声者也。贵者有知，富者有财，贫者有身。信符不合，事举不成。不死不生，不断不成。计功而偿，权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营。

着希第二

道有稽，德有据。人主不闻要，故端与运尧，而无以见也。道与德馆，而无以命也，义不当格，而无以更也。若是置之，虽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号弗去。故希人者无悖其情，希世者无缪其宾。文礼之野，与禽兽同则，言语之暴，与蛮夷同谓。夫君子者，易亲而难狎，畏祸而难却，嗜利而不为非，时动而不苟作。体虽安之，而弗敢处，然后礼生；心虽欲之，而弗敢信，然后义生。夫义节欲而治，礼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径情而行也。夫乱世者，以麤智为造意，以中险为道，以利为情，若不相与同恶，则不能相亲，相与同恶，则有相憎。说者言仁，则以为诬，发于义，则以为夸，平心而直告之，则有弗信。故贤者之于乱世也，绝豫而无由通，异类而无以告，苦乎哉。贤人之潜乱世也，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骄行，民多讳言。故人乖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说，弗敢不誉。事业虽弗善，不敢不力，趋舍虽不合，不敢弗从。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其慎勿以为定情也。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时检也，度数节也，阴阳气也。五行业也，五政道也，五音调也，五声故也，五味事也，赏罚约也。此皆有验，有所以然者，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强为之说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复反无貌，鬼见，不能为人业。故圣人贵夜行。

天则第四

圣王者，有听微决疑之道，能屏谗，权实，逆淫辞，绝流语，去无用，杜绝朋党之门，嫉妒之人，不得着明，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彼天地之以无极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滥，日不踰辰，月宿其，当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终始相巡，踰年累岁，用不纒纒，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中参成位，四气为政，前张后极，左角右钺，九文循理，以省官众，小大毕举。先无怨讎之患，后无毁名败行之咎。故其威上际下交，其泽四被而不高。天之不违，以不离一，天若离一，反还为物。不创不作，与天地合德，节玺相信，如月应日。此圣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祸，此危国之不可安，亡国之不可存也。故天道先贵覆者，地道先贵载者，人道先贵事者，酒保先贵食者。待物也，领气时也，生杀法也。循度以断，天之节也。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择其工，裁国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后可以见天，异而后可以见人，变而后可以见时，化而后可以见道。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九皇之制，主不虚王，臣不虚贵阶级。尊卑名号，自君吏民，次者无国，历宠历录，副所以付授，与天人参相结连，钩考之具不备故也。下之所遁，

上之可蔽，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缓则怠，急则困，见闲则以奇相御，人之情也。举以八极，信焉而弗信，天之则也。差缪之闲，言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毁于天，珠蛤羸蚌虚于深渚，上下同离也。未令而知其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务而民自尽，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统下抚者，远众之愿也，阴阳不接者，其理无从相及也，算不相当者，人不应上也。符节亡此，曷曾可合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败，一人唱而万人和，如体之从心，此政之期也。盖毋锦杠悉动者，其要在一也。未见不得其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法令放而无以臬之谓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冥言易，而如言难。故父不能得之于子，而君弗能得之于臣。已见天之所以信于物矣，未见人之所信于物也。捐物任势者，天也，捐物任势，故莫能宰而不天。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许者，天之道也。以为奉教陈忠之臣，未足恃也。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举善不以昏昏，拾过不以冥冥。决此，法之所贵也。若苍磨不用，赐物虽拙，有不效者矣。上下有闲，于是设防知蔽并起。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重人掉权而弗能止，赏加无功而弗能夺，法废不奉而弗能立。罚行于非其人而弗能绝者，不与其民之故也。夫使百姓释己而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极之举，不能时赞，故可壅塞也。昔者有道之取政，非于耳目也。夫耳之主听，目之主明。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道开而否，未之闻也。见遗不掇，非人情也。信情修生，非其天诛，逆夫人谬，不胜任也。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也。为之以民，道之要也。唯民知极，弗之代也。此圣王授业，所以守制也。彼教苦故民行薄，失之本故争于末。人有分于处，处有分于地，地有分于天，天有分于时，时有分于数，数有分于度，

度有分于一。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谓也。故圣王天时人之地之雅无牧能因无功多。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任贤使能，非与处也。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规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自智慧出，使玉化为环玦者，是政反为滑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谷，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严疾过也，喜怒适也，四者已仞，非师术也。形嗇而乱益者，势不相牧也。德与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昔宥世者，未有离天人而能善与国者也。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浊世之所以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极也。

环流第五

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约。约决而时生，时立而物生。故气相加而为时，约相加而为期，期相加而为功，功相加而为得失，得失相加而为吉凶，万物相加而为胜败。莫不发于气，通于道，约于事，正于时，离于名，成于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谓之近，其出化彼谓之远。近而至故谓之神，远而反故谓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从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厌者也。生成在己，谓之圣人。惟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时不足以言功。一为之法，以成其业，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万物皆来属。法贵如言，言者万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与亲也，非者，法之所与离也。是与法亲故强，非与法离故亡，法不如言故乱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贤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时之命，有终身之命。终身之命，无时成者也，故命无所不在，无所不施，无所不及。时或后而得之命也，既有时有命，引其声合之名，其得时者成命日

调，引其声合之名，其失时者精神俱亡命日乖。时命者，唯圣人而后能决之。夫先王之道备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谓者也。故所谓道者，无已者也，所谓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万物取业。无形有分，名曰大孰。故东西南北之道踳然，其为分等也。阴阳不同气，然其为和同也；酸咸甘苦之味相反，然其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为好齐也；五声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无非类者，动静无非气者，是故有人将，得一人气吉，有家将，得一家气吉，有国将，得一国气吉。其将凶者反此。故同之谓一，异之谓道。相胜之谓孰，吉凶之谓成败。贤者万举而一失，不肖者万举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则其所以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贵道。空之谓一，无不备之谓道，立之谓气，通之谓类。气之害人者谓之不适，味之害人者谓之毒。夫社不？，则不成雾。气故相利相害也，类故相成相败也。积往生跂，工以为师，积毒成药，工以为医。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

道端第六

天者，万物所以得立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处之，时发之，物受之，圣人象之。夫寒温之变，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海水广大，非独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于求人，弗独为也，与天与地，建立四维，以辅国政，钩绳相布，衔橛相制，参偶具备，立位乃固，经气有常理，以天地动，逆天时不祥，有崇事，不仕贤，无功必败，出究其道，入穷其变，张军卫外，祸反在内，所备甚远，贼在所爱。是以先王置土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坠，安而不亡，此万物之本，天地之门户，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于外也。君者，天也。天不开门户，使下相害也，进贤受上赏，则下不相蔽，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乡曲慕义，化坐自端，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谓之天，莫不受命，不可为名，故谓之神。至神之极，见之不忒，凶乖不惑，务正一国。一国之刑，具在于身。以身老世，正以错国，服义行仁，以一王业。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君道知人，臣术知事。故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

受言结辞使辩，虑事定计使智，理民处平使谦，宾奏赞见使礼，用民获众使贤，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制天地御诸侯使圣。夫仁之功，善与不争，下不怨上，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定制于冥冥，求至欲得，言听行从，近亲远附，明达四通，内有挟度，然后有以量人。富者观其所予，足以知仁，贵者观其所举，足以知忠，观其大，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使之不隐，足以知信，贫者观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贱者观其所不为，足以知贤，测深观天，足以知圣。第不失次，理不相舛，近塞远闭，备元变成，明事知分，度数独行，无道之君，任用么么，动即烦浊，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蓼明起，气荣相宰，上合其符，下稽其实。时君遇人有德，君子至门，不言而信，万民附亲，遇人暴骄，万民离流，上下相疑，复而如环，日夜相桡，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故曰：有光卒于美名，不施而责，弗受而求亲，故曰：有殃卒于不祥。夫长者之事其君也，调而和之，士于纯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从，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务蔽其明，塞其听，乘其威，以灼热人，天下恶之，其崇日凶，故卒必败，祸及族人。此君臣之变，治乱之分，兴坏之关梁，国家之阅也。逆顺利害，由此出生。凡可无学而能者，唯息与食也。故先王传道以相效属也，贤君循成法，后世久长，惰君不从，当世灭亡。

近迭第七

庞子问鸚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鸚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鸚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鸚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若？”鸚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羸。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庞子曰：“先兵柰何？”鸚冠子曰：“兵者礼义忠信也。”庞子曰：“愿闻兵义。”鸚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庞子曰：“用之柰何？”鸚冠子曰：“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倍言负约，各将有故。”庞子曰：“弟子闻之曰：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今大国之兵，反诎而辞穷，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鸚冠子曰：“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择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择之者亡，逆节之所生，不肖侵贤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胜。今者所问，子慎勿言。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不贤则不能

无为而不可与致焉，骄则轻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使非其在力欲胜于非其敌，不计终身之患，乐须臾之说。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敌国乃责则却，却则说者羞其弱。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莉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讎既外结，诸侯畜其罪则，危覆社稷，世主慑惧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邨过谋徙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疾族。公谢天下以让敌国，不然则战道不绝国，创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祸之所极。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师未发轳，而兵可迭也。今大国之君不闻先圣之道而易事，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正之碎智，反义而行之，逆德以将之，兵诎而辞穷，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庞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鹞冠子曰：“法度无以意为摸，圣人按数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为天下主。今无数而自因，无法而自备，循无上圣之检而断于己明，人事虽备，将尚何以复百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牵时诳世，谄下蔽上，使事两乖，养非长失，以静为扰，以安为危，百姓家困，人怨祸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后知命亡。”庞子曰：“以人事百法柰何？”鹞冠子曰：“苍颉作法，书从甲子，成史李官，苍颉不道，然非苍颉文墨不起，纵法之载于图者，其于以喻心达意扬道之所谓，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无形，将然未有者知万人也。无万人之智者，智不能栖世学之上。”庞子曰：“得奉严教，受业有闲矣，退师谋言，弟子愈恐。”

卷中

度万第八

庞子问鶡冠子曰：“圣与神谋，道与人成，愿闻度神虑成之要柰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湿，神湿则天不生水，音故声倒则形燥，形燥则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制，五胜无以成孰，万物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济济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贤不肖殊能，故上圣不可乱也，下愚不可辩也。阴阳者气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圣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时之正也。故一义失此，万或乱彼，所失甚少，所败甚众。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谓地也。所谓天者，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所谓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音者其谋也，声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声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调，则生理修。夫生生而倍其本，则德专己知无道，上乱天文，下灭地理，中绝人和，治渐终始，故听而无闻，视而无见，白昼而闇。有义而失谥，失谥而惑，责人所无，必人所不及。相史于既而不尽其爱，相区于成而不索其实。虚名相高，精白为黑，动静组转，神绝复逆，经气不类，形离正名，五气

失端，四时不成。过生于上，罪死于下，有世将极，驱驰索祸，开门逃福，贤良为笑，愚者为国，天咎先见，菑害并杂，人孰兆生，孰知其极。见日月者不为明，闻雷霆者不为聪，事至而议者不能使变无生。故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生于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圣王独见。故主官以授，长者在内，和者在外。夫长者之为官也，在内则正义，在外则固守，用法则平法人本无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内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败是，令不伤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谨，胥靡得以全。神备于心，道备于形，人以成则，士以为绳，列时第气，以授当名，故法错而阴阳调，凤凰者，鹞火之禽，阳之精也，骐麟者，元枵之兽，阴之精也，万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毕至。”庞子曰：“致之柰何？”鹞冠子曰：“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为岁式。气由神生，道由神成。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反太清，下及泰宁，中及万灵，膏露降，白丹发，醴泉出，朱草生，众祥具，故万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润。文则寝天下之兵，武则天下之兵莫能当。远之近，显乎隐，大乎小，众乎少，莫不从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胜形，失之所败，不可胜名。从是往者，子弗能胜问吾亦弗胜言凡问之要，欲近知而远见，以一度万也。无欲之君不可与举，贤人不用，弗能使国利，此其要也。”庞子曰：“敢问五正。”鹞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庞子曰：“愿闻其形。”鹞冠子曰：“神化者于未有，官治者道于本，

教治者修诸己，因治者不变俗，事治者矫之于末。”庞子曰：“愿闻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时，拔阴阳，移寒暑，正流并生，万物无害，万类成全，名尸气皇。官治者，师阴阳，应将然，地宁天澄，众美归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四时，事功顺道，名尸贤圣。因治者，招贤圣而道心术，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圣而道知焉，苟精牧神，分官成章，教苦利远，法制生焉，法者使去私就公，同知壹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

王鈇第九

庞子问鸛冠子曰：“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与天地存，久绝无伦，齐殊异之物，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世莫不言树俗立化，彼独何道之行以至于此？”鸛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灵。庞子曰：“何谓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灵？”鸛冠子曰：“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故莫弗以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时其则也，四时当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后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为常。天诚信明因一，不为众父。易一故莫能与争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庞子曰：“愿闻其制。”鸛冠子曰：“成鳩之制，与神明体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际，克嗇万物而不可馱者也，周泊遍照，反与天地总，故能为天下计，明于蚤识逢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庞子曰：“愿闻其稽。”鸛冠子曰：“置下不安，上不可以载，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辩于人情究物之理，称于天地，废置不殆，审于山川而运动举错有检，生物无害，为之父母，无所躡蹠，仁于取予，备于教道，要于言语，信于约束，已诺不专，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树以为俗，其化出此。”庞子曰：“愿闻其

人情物理所以畜万物与天地总与神明体正之道。”鵽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离天曲日术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术者要而易行也。”庞子曰：“愿闻天曲日术。”鵽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矐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嗇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属。郡大夫退修其属县，嗇夫退修其乡，乡师退修其扁，扁长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长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长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熏芻，以此慈孝之务。若有所移徙去就，家与家相受，人与人相付，亡人奸物，无所穿窬，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余不足居处之状，而不辄以告里有司，谓之乱家，其罪伍长以同。里中有不敬长慈少，出等异众，不听父兄之教，有所受闻，不悉以告扁长，谓之乱里，其罪有司而贰其家。扁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乡师，谓之乱扁，其罪扁长而贰其家。乡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县嗇夫，谓之乱乡，其罪乡师而贰其家。县嗇夫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郡，善者不显，命曰蔽明，见恶而隐，命曰下比，谓之乱县，其诛嗇夫无赦。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诲，受闻虽实，有所遗脱，不悉以教柱国，谓之乱郡，其诛郡大夫无赦。柱国不政，使下情不上闻，上情不下究，谓之絳政，其诛柱国灭门残疾。令尹不宜时合地害百姓者，谓之乱天下，其轸令尹以？。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居中央，调以五音，正以六律，纪以度数，宰以刑德。从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于元，地始于朔，四时始于历。故家里用提，扁长用旬，乡师用节，县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气分所至，柱国用六律。里五日报扁，扁十日报乡，乡十五日报县，县三十日报郡，郡四十五日

报柱国，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罚不如此所以与天地总。下情六十日一上闻，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术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贱，而贤者不失其明，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故莫能挠其强，是以能治满而不溢，缩大而不芒，天子中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区域，使利遁下蔽上，其刑斩笞无赦，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辄罢，毋使污官乱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利而不取利，运而不取次，故四方从之，唯恐后至。是以运天而维张，地广而德章，天下安乐，设年予昌属各以一时典最上贤不如令尹，令尹以闻，壹再削职，三则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误，公市为平，生者不喜，死者不怨，人得所欲，国无变故，着赏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创谥，事从一二，终古不勃。彼计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以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终身为期，素无失次，故化立而世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侪，长则同友，游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谏足以相止，安平相驯，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无道，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故其刑设而不用，不争而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失道则贱敢逆贵，不义则小敢侵大。成鸠既见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灭德之则，故为之不朽之国定位牢祭，使鬼神壹曰，增规不圆，益矩不方。夫以效未传之子孙，唯此可持，唯此可将，将者养吉，释者不祥，墀以全牺，正以斋明，四时享之，祀以家王，以为神享，礼灵之符，藏之宗庙，以玺正诸。故其后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营，用心不分，不见异物，而迂捐私去毒，钩于内哲，固于所守，更始逾新，上元为纪，其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

具招士先结之，后入弗解，此知极之至也。”庞子曰：“愿闻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鸚冠子曰：“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庞子曰：“何谓王鈇？”鸚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功弗敢败，奉业究制，执正守内，拙弗敢废，楼与旱，以新续故，四时执效，应辄不骏，后得入庙，惑爽不嗣谓之焚，祖命冒世，礼嗣弗引，奉常弗内，灵不食祀，家王不举祭，天将降咎，皇神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无异意，民心不徙，与天合则，万年一范，则近者亲其善，远者慕其德而无已。是以其教不馱，其用不弊。故能畴合四海以为一家，而夷貉万国皆以时朝服致绩，而莫敢效增免，闻者传译，来归其义，莫能易其俗移其教。故共威立而不犯，流远而不废，此素皇内帝之法。成鸠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夺者也，功日益月长，故能与天地存久，此所以与神明体正之术也，不待士史苍颉作书，故后世莫能云其咎。未闻不与道德究而能以为善者也。”庞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鸚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众者亦我而使之众耳，何比异哉。彼类善则万世不忘，道恶则祸及其身，尚奚怪焉。”庞子曰：“以今之事观古之道，舟车相通，衣服同采，言语相知，画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异长，不能相使，逆言过耳，兵甲相李，百父母子旦未易领，方若所言未有离中国之正也。邱第之业，域不出着，居不连境，而曰成鸠氏，周闔四海为一家，夷貉万国莫不来朝，其果情乎？”鸚冠子曰：“虎狼杀人，乌苍从上，螾蛾从下聚之。六者异类，然同时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观之，有人之名，则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数之而行，在一不少，在万不众，同如林木，积如仓粟，斗石以陈，升委无失也。列地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减，殊君

异长，又何出入，若能正一，万国同极，德至四海，又奚足闾也。”庞子曰：“果必信然，阴阳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局局，奚足以疑。圣人高大，内揣深浅远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复息矣，与天地相蔽，至今尚在，以钲面达行。宜乎哉，成鸠之万八千岁也，得此道者何辩谁氏，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

泰鸿第十

始穷初，得齐之所出，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皇问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一曰：“爱精养神内端者，所以希天，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时，陶埏无形，刻镂未萌，离文将然者也，地者，承天之演备载以宁者也。吾将告汝神明之极，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立置臣义，所谓四则，散以八风，揆以六合，事以四时，写以八极，照以三光，牧以刑德，调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数，表以五色，改以二气，致以南北，齐以晦望，受以明历，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不乱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夫物之始也倾倾，至其有也录录，至其成形端端王王，勿损勿益，幼少随足，以从师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朴，自若则清，动之则浊。神圣践承翼之位，以与神皇合德，按图正端，以至无极，两治四致，闲以止息，归时离气，以成万业，一来一往，视衡仰，五官六府，分之有道，无钩无绳，浑沌不分，大象不成，事无经法，精神相薄，乃伤百族，偷气相时，后功可立，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法，物至辄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元德不成，上圣者，与天地接，结六连而不解者也。是故有道南面执政以卫神明，左右前后静侍中央，开原流洋，精

微往来，倾倾绳绳，内持以维，外纽以纲，行以理絜，纪以终始，同一殊职，立为明官，五范四时，各以类相从，昧元生色，音声相衡。东方者，万物立止焉，故调以征，南方者，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西方者，万物成章焉，故调以商，北方者，万物录臧焉，故调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道以为先。举载神明，华天上扬。本出黄钟所始为东方，万物唯隆，以木华物，天下尽木也，使居东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尽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尽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尽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上为大都，天下尽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尽人也。以天子为正，调其气，和其味，听其声，正其形，迭往观今，故业可循也。首尾易面，地理离经，夺爱令乱，上灭天文，理不可知，神明失从。文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华者，相成者也。众者我而众之，故可以一范请也。顺爱之政，殊类相通，逆爱之政，同类相亡。故圣人立天为父，建地为母，范者非务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一人也。汜错之天地之闲而人人被其和。和也者，无形而有味者也。同和者仁也，兼容者义也，仁义者，所乐同名也，能同所乐，无形内政，故圣知神方调于无形，而物莫不从天受藻华，以为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时以为万物原者也。神圣详理，恶离制命之柄，敛散华精，以慰地责天者也，调味章色，正声以定，天地人事三者毕此矣。”？

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故九皇受傅，以索其然之所生，傅谓之得天之解，傅谓之得天地之所始，傅谓之道，得道之常，傅谓之圣人，圣人之道与神明相得，故曰道德，

泰录第十一

入论泰鸿之内，出观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为物稽，天有九鸿，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傅，请成于泰始之末，见不详事于名理之外。范无形，尝无味，以要名理之所会。范者味之正也，味者气之父母也，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见形裔，而天下归美焉。名尸神明者，大道是也。夫错行合意，扶义本仁，积顺之所成，先圣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为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神圣乘于道德，以究其理。若上圣皇天者，先圣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庠者庠，故成形而不变更者度也，未离己而在彼者狎沔也，陈体立节，万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纪名，文圣明别，神圣之齐也，法天居地，去方错圆，神圣之鉴也，象说名物，成功遂事，隐彰不相离，神圣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动登而明生，明见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纪名也，天地者同事而异域者也。无规圆者天之文也，无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动，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圣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后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终。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动之，敏明焉，故能制断之。精神者物之贵大者也，内圣者精神之原也，莫贵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卫精擢神致气也，幽则不泄，简则不烦，不烦则精明达，

故能役贤能使神明，百化随而变，终始从而豫。神明者积精微全粹之所成也。圣道神方，要之极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师为君而学为臣，上贤为天子，次贤为三公，高为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动作于胸中，然后事成于外，万物出入焉，然后生物无害，闾阖四时，引移阴阳，怨没澄物，天下以为自然，此神圣之所以绝众也。圣原神文有验而不可见者也。故过人可见，绝人未远也，神明所以类合者也。故神明錡结其纆，类类生成，用一不穷，影则随形，响则应声。故形声者天地之师也。四时之功，阴阳不能独为也。圣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终始焉。卒令八风三光之变，经气不常之故，孰不诏请都理焉。故神灵威明上变光，疾徐缓急中动气，煞伤毁祸下在地，故天地阴阳之受命，取象于神明之效，既已见矣。天者气之所总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圣人者，出之于天，收之于地，在天地若阴阳者，杜燥湿以法义，与时迁焉。二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知先灵王百神者，上德执大道。凡此者，物之长也。及至乎祖籍之世代继之，君身虽不贤，然南面称寡，犹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庙存国家者，未之有也。

卷下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数，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胜，故水火可用也，东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尧伐有唐，禹服有苗，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两张，成败不两立。所谓贤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无见久贫贱，则据简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内荒乱，立为世师，莫不天地，善谋日月，不息乃成，四时精习象神，孰谓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汤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纣，知一不烦，千方万曲，所杂齐同，胜道不一，知者计全，明将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惧死而灭名，欲喻至德之美者，其虑不与俗同，欲验九天之高者，行不径请，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寒心孤立悬命，将军野战，则国弊民罢，城守则食人灼骸，计失，其国削主困，为天下笑，持国计者可以无详乎？固有过计有尝试。是以曹沫为鲁将，与齐三战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刎颈而死，则不免为败军擒将。曹子以为败军擒将非勇也。国削名灭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

死人之事者，不能续人之寿，故退与鲁君计，桓公合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墀位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动，四邻惊骇，名传后世。扶杖于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终身之功，弃细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为知时，鲁君为知人。剧辛为燕将，与赵战，军败，剧辛自刭，燕以失五城，自贼以为祸门，身死以危其君，名实俱灭，是谓失此不还人之计也，非过材之薊也。夫得道者务无大失，凡人者务有小善，小善积恶欲多恶则不积德，不积则多难，多难则浊，浊则无知，多欲则不博，不博则多忧，多忧则浊，浊则无知，欲恶者，知之所昏也。夫强不能者僂之其言辱，是剧辛能绝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战者举兵相从，陈以五行，战以五音，指天之极，与神同方，类类生成，用一不穷，明者为法，微道是行，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禽将破军，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纚纚，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穷。得此道者驱用市人，乘流以逝，与道翱翔，翱翔授取，锒据坚守，呼吸镇移，与时更为一先一后，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无不可，受数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彼时之至，安可复还，安可控搏。天地不倚，错以待能，度数相使，阴阳相攻，死生相掇，气威相灭，虚实相因。得失浮县，兵以势胜，时不常使，蚤晚绌羸，反相殖生，变化无穷，何可胜言。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迟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识其时。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纵驱委命，与时往来，盛衰死生，孰识其期，俨然至湛，孰知其尤。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祸与福如纠缠。浑沌错综，其状若一，交解形状，孰知其则。芴芒无貌，唯圣人而后决其意。斡流迁徙，固无休息，终则有始，孰知其极。一目之

罗，不可以得雀，笼中之鸟，空窥不出，众人唯唯，安定祸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橈枋一术，奚足以游。往古来今，事孰无邮。舜有不孝，尧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块轧 垠，孰 得之，至得无私，泛泛乎若不系之舟。能者以济，不能者以覆。天不可与谋，地不可与虑。圣人捐物，从理与舍，众人域域，迫于嗜欲，小知立趋，好恶自惧，夸者死权，自贵矜容，列士徇名，贪夫徇财，至博不给，知时何羞，不肖系俗，贤争于时，细故袞蒯，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千言万说，卒赏谓何。勾践不官，二国不定，文王不幽，武王不正，管仲不羞，辱名不与大贤功不得与三王钲面备矣。

备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万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齐能无盗，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为世溷浊不可居，故负石自投于河，不知水中之乱有逾甚者。德之盛，山无径迹，泽无桥梁，不相往来，舟车不通，何者？其民犹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鸟鹊之巢可俯而窥也，麋鹿群居可从而系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图，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于相以有为也。故为者败之，治者乱之，败则備，乱则阿，阿则理废，備则义不立。尧传舜以天下，故好义者以为尧智，其好利者以为尧愚。汤武放弑利其子，好义者以为无道，而好利之人以为贤为。彼世不传贤，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有弑主。夫放弑之所加，亡国之所在，吾未见便乐而安处之者也。夫处危以妄安，循衰以损乐。是故国有无服之丧，无军之兵，可以先见也。是故箕子逃而搏仇牧，商容拘而蹇叔哭。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手足为之汗出，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止之者僂。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处侧者皆乱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达，其言足以滑政，其朋党足以相宁于利害。昔汤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麋，齐用管子。此数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是观之非其智能难与也，乃其时命者不可及也。唯无如是，时有所至而求，时有所至而辞，命有所至而阖，命有所

至而辟。贤不必得时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贤者守时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无舜之行也，不知尧之故也，非无汤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费仲恶来得辛纣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费仲恶来者，可谓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谓知事矣，而不知心。圣人者必两备而后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庞子问鸛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五者已图，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故何也？”鸛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子独不见夫闭关乎？立而倚之，则妇人揭之，仆而措之，则不择性而能举其中。若操其端，则虽选士不能绝地，关尚一身而轻重异之者，孰使之然也。夫以关言之，则物有而孰在矣。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不达物生者也。若达物生者，五尚一也耳。”庞子曰：“以五为一柰何？”鸛冠子曰：“天不能以早为晚，地不能以高为下，人不能以男为女，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庞子曰：“取功柰何？”鸛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在权在孰。在权，故生财有过富，在孰，故用兵有过胜。财之生也，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以患为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神明之败，何物可以留其创？故曰道乎道乎，与神明相保乎。”庞子曰：“何如而相保？”鸛冠子曰：“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未受之本，是故相保。”

学问第十五

庞子问鸛冠子曰：“圣人学问服师也，亦有终始乎，抑其拾诵记辞闔棺而止乎？”鸛冠子曰：“始于初问，终于九道。若不闻九道之解，拾诵记辞，闔棺而止，以何定乎？”庞子曰：“何谓九道？”鸛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征，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庞子曰：“愿闻九道之事。”鸛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为素也，阴阳者分数所以观气变也，法令者主道治乱国之命也，天官者表仪祥兆下之应也，神征者风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艺者如胜同任所以出无独异也。人情者小大愚知贤不肖雄俊豪英相万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国备也，处兵者威柄所持立不败之地也。九道形心谓之有灵，后能见变而命之，因其所为而定之。若心无形灵辞，虽搏拊不知所之，彼心为主，则内将使外，内无巧验，近则不及，远则不至。”庞子曰：“礼乐仁义忠信，愿闻其合之于数。”鸛冠子曰：“所谓礼者不犯者也，所谓乐者无菑者也，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所谓信者无二响者也。圣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顺之经。夫离道非数，不可以绪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剑心体，表术里原，虽浅不穷，中虚外博，虽博必虚。”庞子再拜曰：“有问戒哉，虽毋如是冥材乃健，弗学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废之何哉？”鸛冠子曰：“不提生于

弗器，贱生于无所用，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国亡绝祀灭宗，细人犹然，不能保寿，义则自况。

世贤第十六

卓襄王问庞暖曰：“夫君人者亦有其为国乎？”庞暖曰：“王独不闻俞跗之为医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临朝为随兵故，若尧之任人也，不用亲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爱，必使旧医，楚王闻传暮在身，必待俞跗。”卓襄王曰：“善。”庞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医殷，太公医周武王，百里医秦，申庶医郢，原季医晋，范蠡医越，管仲医齐，而五国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数。”卓襄王曰：“愿闻其数。”暖曰：“王独不闻魏文王之问扁鹊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故良医化之，拙医败之，虽幸不死，创伸股维。”卓襄王曰：“善，寡人虽不能无创，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天权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游者谓之还名，而不还于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独化终始，随能序致，独立宇宙无封，谓之皇天地，浮悬天地之明，委命相鬲谓之时，通而鬲谓之道，连万物领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无不容也，知宙故无不足也，知德故无不安也，知道故无不听也，知物故无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里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则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则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见，鬲于其所不闻，塞于其所不开，拙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胜，世俗之众笼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见而有形，故曰：有无军之兵，有无服之丧。人之轻死生之故也，人之轻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坠乎千仞之溪，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马坠焉，碎而无形。由是观之，则大者不便，重者创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当。故一蚋 肤，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谓蔽者，岂必障於帷？隱於帷薄哉！周平弗见之谓蔽。故病视而目弗见，疾听而耳弗闻，蒙故知能与其所闻见俱尽，鬲故莫务行事与其任力俱终，塞故四发上统而不续而消亡。夫道者必有应而后至，事者必有德而后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后曰我能成之，成无为，得无来，详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观，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无表割无法，其惑之

属耶？所谓惑者，非无日月之明四时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兹而之惑也，惑故疾视愈乱，惇而易方，兵有符而道有验，备必豫具，虑必蚤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后水中土，营军陈，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无事不举，招摇在上，缮者作下，取法于天，四时求象，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元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谓之地，神之所形，谓之天。知天故能一举而四致并起，而独成鸟乘随随 蜚垂 。故昔善讨者非以求利，将以明数，昔善战者非以求胜，将以明胜。独不见夫隐者乎？设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虽师而说，尚不晓也。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未败而崩，未死而禽。设兵取国，武之美也，不动取国文之华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一者寡爱，不可胜论。耳者可以听调声而不能为调声，目者可以视异形而不能为异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为神明。故先王之服师术者呼往发蒙，释约解刺，达昏开明，而且知焉，故能说适计险，历越踰俗，轶伦越等，知略之见，遗跋众人，求绝绍远，难之在前者能当之，难之在后者能章之，要领天下而无疏，远乎敌国之制，战胜攻取之道，应物而不穷，以一宰万而不总，类类生之，耀名之所在，究贤能之变，极萧楯之元，谓之无方之传，着乎无封之宇。制事内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极人，人极地，地极天，天有胜，地有维，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王者明白，何设不可图。所谓天者，非以无验有胜，非以日势之长而万物之所受服者邪。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阴阳也，四时生长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权音也，音在乎不可传者，其功英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無素之眾，陸溺溺人 。故能往来窵决，独金而不连，

绝道之纪，乱天之文，干音之谓违物之情，天之不纲，其咎燥凶。欲无乱逆，谨司天英，天英各失，三军无实。夫不英而实，孰有其物？常圣博古今复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阖耳。故天权神曲，五音术兵。逸言曰：章以祸福，若合符节。凡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惊。

能天第十八

原圣心之作，情隐微而后起，散无方而求监焉，轶元眇而后无，杭澄幽而思谨焉，截六际而不绞，观乎孰莫，听乎无罔，极乎无系，论乎窈冥，湛不乱纷，故能绝尘埃而立乎太清，往无与俱，来无与偕，希备寡属，孤而不伴，所以无疵，保然独至，传未有之将然，领无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往来而废兴，因动静而结生，能天地而举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数也，不可增减也，成败兆也，非而长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执也，存亡理也，何可责于天道，鬼神奚与？一者德之贤也，圣者贤之爱也，道者圣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状，若道之象门户是也。贤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异也。道者开物者也，非齐物者也。故圣，道也，道非圣也。道者，通物者也，圣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无道之先王。故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气不若阴阳，而能为之经，不若万物多，而能为之正，不若众美丽，而能举善指过焉，不若道德富，而能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为之主，

不若鬼神潜，而能着其灵，不若金石固，而能烧其劲，不若方圆治，而能陈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迁者，四时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峦堙溪囊木降风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叶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圣人者，取之于执，而弗索于察。执者其专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从一出？至一易，故定审于人，观变于物。口者所以抒心诚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晓，扬其所谓，或过其实，故行异者相非，道异者相戾。诋辞者革物者也，圣人知其所离，淫辞者因物者也，圣人知其所合，诈辞者沮物者也，圣人知其所饰，遁辞者请物者也，圣人知其所极，正辞者惠物者也，圣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谕外内，后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见，道在而不可专。切譬于渊，其深不测，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彼虽至人，能以练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饰其身，若合符节，小大曲制，无所遗失，远近邪直，无所不及。是以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故圣者，言之凡也。

武灵王第十九

武灵王问庞焕曰：“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愿闻其解。”庞焕曰：“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使变更淫俗，哆恭僇恣，而无圣人之数，爱人而与，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释罪，怒则妄杀，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无用，嗜龟占，高义下合意内之人。所谓因人事者，结币帛用货财闭近人之复其口，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所谓非者尽是也，离君之际用忠臣之路。所谓战克者，其国已素破，兵从而攻之，因句践用此而吴国亡，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韩用此而东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此所谓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此阴经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类也。今或僵尸百万，流血千里，而胜未决也，以为功，计之每已不若。是故圣人昭然独思，忻然独喜。若夫耳闻金鼓之声而希功，目见旌旗之色而希，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战，出进合斗而希胜，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灵慨然叹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闻此，日月有以自观。”昔克德者不诡命，得要者其言不众。